

天 太

太平天国
社会风情

李文海 刘仰东

王

平

太平天国 社会风情

李文海 刘仰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太平天国社会风情

李文海 刘仰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南京市印刷厂排版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 7.5 插页2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18,000 册数: 1-2 000

ISBN 7-300-00532-2
K.60 定价: 2.90元

转换一个视角

——代序

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开始日趋热闹的当口，我们写作了这一本主要是描述太平天国统治区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的小册子，实在很有一点“赶时髦”的嫌疑。永远不要落后于时代潮流，这本来是一个革命者起码应具的品质；但一味的、甚至是一窝蜂地“赶时髦”，却并非是一种应该提倡的社会心理。每当读到某些如鲁迅所说永远“髦得合时”的名家的大著，尽管讲得头头是道，心里却总不免对其高论打一点折扣。推己及人，我也就很怕别人把自己看作是时髦派的一

员。于是，觉得有必要对这“赶时髦”的嫌疑洗刷一番。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肇端于五年以前，那时，文化史也好，社会史也好，都还没有“热”起来。

1983年夏天，我利用暑假，写了一篇题为《太平天国统治区社会风习素描》的文章，后来发表在《太平天国学刊》第三辑上。发表前，有一两位看到初稿的朋友，认为这个题材比较新颖，很可以把它扩充成书。人总还是听顺耳的话容易，虽然只是一两个人说了一两句也许只不过是普通的客气话，自己便欣然同意，决心一试。不料，决心刚下，我的工作却有了变动，上班时间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处理各式各样的杂务，历史研究变成了“业余的业余”的爱好。眼看由自己来完成这个计划是不行了，我便找到仰东同志，问他肯不肯合作？仰东爽快地答允了。说是“合作”，实际上，从原来的文章扩充成为书稿，却全是仰东独力完成的，我只是在最后作了一点文字的润饰和修改。因此，这本小册子的最主要的劳动应该说是仰东付出的。

那末，当初为什么要写那么一篇有关太平天国统治区社会风习的文章呢？

近年来人们在对史学研究的状况进行回顾和思考时，常常发出这样一个批评：以往对于统治

阶级人物及其活动研究得太少了，学者们的兴趣过多地集中在农民或者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上。这个批评是有根据的。以中国近代史为例，太平天国运动是建国后发表论著最多的一个领域，似乎正可以提供一个证明。有些人把产生这种偏颇的原因归咎于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其实，这恰恰是极大的误解。恩格斯在专门阐述马克思的“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的一段话中说，这种历史观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至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①如此说来，我们对于那些对“历史的进步”起着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的“极少数特权者”的忽视和冷漠，与其说是坚持了唯物史观，不如说是背离了它。

但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过去相对地忽视对于统治阶级的研究，但是不是说，对人民群众，对历史上普通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已经给予

^① 《卡尔·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123页。

了足够的注意了？也不是。在这一方面，研究也是相当薄弱的。

仍然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为例。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在一些地区先后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区域。太平天国政权对这些地区的统治，短则数月，长则几年甚至十余年。那末，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们（当然是各色各样包括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呢？太平天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呢？这一场被某些封建统治者形容为“天崩地拆”的大风暴对人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这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却似乎没有得到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学者们足够的注意。有一些论著接触到了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但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领域，却一直在很大程度上被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①马克思甚至认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41页。

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①这两段话至少足以表明，对于那些看起来似乎细小甚至有点琐碎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世态和习俗的研讨，不仅不背悖于唯物史观，其实倒反而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要求。

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情，象一面多棱镜一样，虽然片断、零散然而却能够从不同侧面和不同层次反映出那个社会的某些真实面貌。研究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社会风情，自然也会有助于对太平天国运动本质的了解。当时人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呤喇就曾经说过，他同他的“所有友人和熟人”最初正是根据“亲眼见到”的“太平天国的生活和风俗”来认识和判断这场运动的。^②一些外国侵略者在派人到天京去时，也反复强调要注意搜集“关于你们所通过地区的居民或占领者的职业、服饰、食物、家庭和社会习惯、教育和性格等情报”^③。而那些顽固坚持清朝封建统治立场的人，则把太平军占领后带来的

① 《马志尼和拿破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450页。

②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88页。

③ 《麦华陀等一八五四年六月访问天京文件辑录》，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4页。

风俗的变化看作是心腹大患，常熟的封建文人龚又村在《自怡日记》中就记他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论，“谓吾邑若复，粮额也要变，文体也要变，风俗也要变”^①。从这些出发于不同目的的议论中，都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社会风习的重视。

我们太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历史事变。这本小册子不过是想转换一个视角，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看到某些以往未曾见过的历史面貌。

文海

1988年10月3日于西苑

^①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第459页。

目录

转换一个视角	
——代序	(I)
宗教活动	(1)
服饰装束	(36)
婚丧礼仪	(62)
过节度岁	(93)
家庭结构	(113)
巾幗风貌	(141)
戒赌始末	(164)
烟娼之禁	(186)
文化心态	(202)
结 语	(229)

宗教活动

传统的宗教心理——席卷而过的拜上帝风暴——化神奇为腐朽——佛门魔力

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洪秀全，是凭藉神的魅力，通过宗教门槛走上封建统治秩序的叛逆之路的。自从他创立了“拜上帝会”之后，这种中国老百姓非常陌生的宗教形式，一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信徒，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农民战争中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但是，洪秀全也许从来没有料到，他所宣称的全知全能的伟大上帝，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却遇到了强劲的天敌。那便是

佛教的鼻祖释迦牟尼。

事情得更远的时候说起。

汉代传入中国，在魏晋年间大规模展现出佛陀世容的佛教，几乎一直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延展不衰，形成传统的根深蒂固而广为人们所信奉的宗教体系，直至太平军的到来。

佛教自印度经西部中国跃入内地后不久，马上遇到了大分裂、大动荡的有利机会，于是，在支离破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迅猛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当时，我国佛门事业的先驱者们纷纷西行探经，大量经书被翻译过来，气势恢宏的寺庙建筑群落也开始出现；佛教甚至被某些政权宣布为国教，地位无可动摇；以至于成为一代帝王的梁武帝萧衍，竟然要三次舍身佛寺，甘愿丢掉王冠而去做释迦牟尼的虔诚弟子。难怪晚唐诗人杜牧大为感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凑巧的是，这“多少楼台”，恰恰大都座落在后来的太平天国统治区域。梁朝时，确也有人做过统计：“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①可见，在南朝，佛教已显示出社会化的大趋势，进入了“大多数人去皈依佛宗”的时

^① 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二），第346页。

代。^①

既然南京的栖霞寺、杭州的灵隐寺、无锡的惠山寺、镇江的甘露寺等等香火不绝，那些参禅念经的和尚，烧香磕头的百姓，就总是一代接着一代的成为社会生活的积极活动者，在社会风情画中占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确实，佛教观念在紧接着的大一统的隋唐年间不仅没有淡化了的迹象，而且以更强盛的生命力，继续延伸和发展着。这时候，各种佛门宗派林立，佛书、经书铺天盖地。我们可以随手举出许多这样或者那样的现象来：据说，南天竺国（印度）僧人金刚智听说中国佛法兴盛，特意不远万里，从海道经广州到内地招收门徒；在统治者中间，隋文帝大兴佛事，隋炀帝的女儿出家苍岩山，武则天在当政以前，也有过削发为尼的经历；晚唐时代，在一次被称为“会昌法难”的大规模禁佛活动中，竟然拆除全国大寺院4600所，中小寺院4万所，僧尼还俗者达28万人之多……这些现象，都有力地说明了佛教的社会化已经不仅是一种趋势，而成为确凿的毋庸置疑的事实了。

历经宋元明清时代，佛教的命运虽然几经周折，时起时落，然而，这种宗教习俗早已稳稳地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05页。

深入民间。南宋以杭州为都城，明朝开国时定都在南京，这些后来太平天国的统治天下一直处在佛门烟火的薰陶之中。及至迫近太平天国起义的清王朝，乍看上去，佛教的位置似乎远不如从前的鼎盛时期，但它作为一种民间习俗所产生的能量，至少仍保持着以往的迷人风采。1689年春天，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回到北京后，不无感慨地道出他的观感：“江南人崇信佛老者多矣！”实际上，人们的内心深处，早就习惯于遵从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入庙烧香拜佛的宗教法规了。

从民俗学的角度着眼，佛教最初在华夏土地上的诞生还很难说明什么。但是，一千多年过去后，当它仍然经久不衰地生存着，并且走过几个朝代，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宗教观念作为一股超自然的力量，已经加入了社会风俗的行列，成为人们普遍的心理依托。相当漫长的宗教岁月提醒我们，那南朝的舍利塔、隋唐的宗门、宋明的香炉、清朝的寺观……便是人们心中的佛教！

终于有一天，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勃起，长久以来笼罩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传统的宗教气氛，在一夜之间竟荡然无存，面目全非了。代之而来，掠过江浙大地的，是一股强劲的“拜上帝风暴”。

人们清楚，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对现存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它所采取的一切形式的方针政策措施都符合这个前提，宗教形式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许多研究者对此做过大量的有见地的探讨。然而，我们最终要寻求的目标却不在这里，我们只是想在“社会风习”的范畴之内，回溯和考察太平天国统治地区普通老百姓的宗教生活。

起义之前，洪秀全在几番投考落第的潦倒之中受着一本基督教小册子的影响，开始致力于他毕生的抱负。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广西紫荆山一带创建了著名的“拜上帝会”，作为他们发动起义的组织核心。在此前后，洪秀全还创作过多部宗教作品为“拜上帝会”奠定了指导思想。这个宗教团体明显地受着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但是，由于洪秀全等人对西方宗教的一知半解，他们的基督教知识同样很不充分、不健全、不系统。对于这一点，一些熟谙基督教的西方人后来曾做过比较恰当的评述。英国教士维多利亚就认为拜上帝教教徒们“没有灵性上的教导，不懂祈祷和礼拜的仪式，……对于圣餐礼、基督教圣职和教会组织等等，没有明确的观念和清晰的知识”^①。亲身参加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另一位英国人呤喇也表示

^①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第116页。

出类似的看法：“他们遵守了并举行了基督新教的一切主要圣礼，由于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的，所以有些正确，有些却是不正确的。不幸，他们并未正确地理解圣餐。”^①既然这样，他们的宗教活动形式必然既包容某些基督教因素又夹杂着某些中国宗教的成份。不错，有人比较详尽地描述过他们不伦不类的宗教活动：

“广西教徒聚集礼拜时，男女分座，先唱一首赞美上帝诗。毕，由主任人宣讲上帝之仁慈，或耶稣之救赎大恩，及劝诫人悔改罪恶，勿拜偶像，真心崇事上帝。凡有人皈依教道者，即施以水礼，不问其受教日期之长短也。洗礼仪式如下：在神台上置明灯二盏，清茶三杯，大概所以适应中国人之观感也。有一张忏悔状，上写各受洗礼者之姓名，至行礼时由各人朗诵读，乃以火焚化使达上帝灵鉴。乃问求礼者：‘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天条否？’各人悔罪立愿毕，乃下跪，主任人于是由一大碗清水中，取水一杯灌于受洗者顶上，且灌且喃：‘洗涤从前罪恶除旧更新。’行礼毕，新教徒起立，将清茶饮了，并以碗中清水自洗心胸，用以表示洗净内心也。彼等又常到河中自行沐浴，同时认罪祈祷上帝赦宥。已受洗之徒即可领受各种祈祷文，于早

^①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第251页。

唤及进膳时念之。”^①我们看到，某些西方宗教形式诸如赞美诗、祈祷、忏悔、洗礼被极不规范地纳入拜上帝教的宗教仪式，而基督教仪式中最为关键的两项内容，守圣餐和读圣经，却被轻易地忽略掉了。

由于许多社会因素，这样的宗教活动在偏远的两广山区民间逐渐蔓延开来。从紫荆山一隅到广西东南的大部地区以至广东省境内，都愈来愈多地出现了拜上帝教教徒的足迹。在这个日益庞大的宗教家庭中，既有农民、手工工人，又有地主、富豪，甚至还有受着传统中国文化熏陶的读书人。他们从社会的各个阶层中走到一起来，使拜上帝教的局面迅速打开。后来的太平天国杰出将领、忠王李秀成回顾说：“天王（洪秀全）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②

金田起义之后，拜上帝会的宗教信条和宗教仪式在全体太平军中仍然被奉若神明。那末，随着太平军的北进和节节胜利直至占领江南，一场骤烈的“拜上帝风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这

①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11页。

②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81页。